

泪光闪闪

洪 莹

一头天然卷发，穿着镶荷叶边的泡泡袖白衬衫，劳动布背带工装裤，一双手形黑色小皮鞋，白色蕾丝边棉袜，皮肤雪白，眼睛微凹，小巧而笔挺的鼻子，啧啧，洋气得嘞……她叫林影，小学三年级转入我班，原先在上海读书，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标准的上海小姐，让宁波小城人开了一次眼界。

彼时正在上映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，因为倾慕大观园里千金小姐长裙曳地、环佩叮当、水袖飘逸的模样，我和林影把长纱巾系在腰间做长裙，捏着手帕，迈着碎步，扮演“小姐”。林影画古代仕女，那乌云高堆的各式发髻，笔笔细腻，丝丝入扣，我惊讶她怎么能画得跟连环画似的？见我也热衷绘画，就赠了一本花卉白描书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一份像模像样的礼物，难言的惊喜！从此，我以更高涨的热情投入绘画中，把那本白描书从头到尾临摹了一遍，天天画到晚上十点才睡觉。

林影是独生女，在我们那个年代极为罕见。当她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时，容貌颇像《泰坦尼克号》中的露丝，如一朵散发着浓香的玫瑰。花儿太美艳，蜜蜂蝴蝶围着她。她和一个男孩相恋后，遭到父母强烈反对，外表温顺的她实则很叛逆，越反对就越对抗。慈父严母横竖管不住她了，后来的她是否明白？她，输了，那人很低，低到尘埃里去了。

岁月似水，友谊是茶叶，没有新的茶叶放进去，终于没了茶味。也许她不乏奉承与关爱，并不在乎我这个普通朋友吧？听到她生病离世的消息是在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，我十分吃惊。之后一直在回避，但挡不住她在我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明丽。每当想起那一句调侃

我是“木笃笃噶人呐”时，痛，终于被一点一点地释放出来。打开抽屉，翻开一本包着彩色年历纸的软面抄，画着横格线的纸已起点点黄斑，上面写着：“在广袤的原野，彩霞映着蔚蓝的天，天尽头，百鸟齐飞，一只白鹤翩然而至，鹤背上坐着一位美人，她白衣飘飘，云鬓间斜插一枝凤凰金钗，凤凰嘴里含着一串珍珠，那珍珠一颤一颤……”那时的我已开始学写玄幻小说，而小说的女主总是以她为原型。只是，我从未与她说过。而那本白描书的订书针都生锈了，书，散架了，页面却依然很新。

每天下午三点，有一只容貌秀气、身材苗条的小狗，极斯文地站在楼下的大门前，用企盼的眼神向里探望。邻居说，它是来找八楼那只狗玩的。有一天，“八楼汪”被主人带到外头去享受农家乐，“斯文汪”就一直等着。它的身影写着满满的孤独，门每打开一次，它的眼睛一亮，尾巴乱摇；出来的是人，它的眸子又暗了下去，直到天黑，主人唤它回去，它才依依不舍地离开，失落的模样就像以前兴冲冲地到林家去、却被告知不在的那一刹那的我。

日本电影《四十九日的食谱》中有一位叫乙美的女士，在七十岁时去世。亲人在她死后第四十九日，做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佛事。乙美的养女百合子制作了一张年事表贴在墙上，年事表有七十个格子，表示乙美从一岁到七十岁，亲朋好友回忆在哪一岁与她相识并或彼此发生过难忘的事儿，就把这件事记录在那一岁的表上；七十格，都填满了，大家吃吃喝喝，唱唱跳跳，欢快地回忆着乙美。最后，众人在《回忆故人》的音乐中，齐齐地轻歌曼舞，深情地结束了这场拜祭。

普通人不一定拥有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但都有让别人记取的温暖，所有人的人生，是一本现实主义小说，我喜欢这种平静而真挚的怀念。

早年，填写各种履历表时，要填一个证明人，我写的始终是林影。那么喜欢跟她在一起，跟她在一起没有压力只有快乐。我不再困惑“为什么总是我先想着你？”其实，她又何曾辜负过我？

耳畔响起夏川里美唱的《泪光闪闪》，明快的节奏中隐藏着无尽思念。此刻的我亦泪光闪闪，泪珠里泛着欢乐的光彩，记忆停留在第一次见到林影的情景：卷发、镶着荷叶边的泡泡袖白衬衫、背带工装裤、丁字形黑色小皮鞋、白色蕾丝边棉袜，白瓷般的脸蛋，天真的笑容，如一个美丽的洋娃娃，仿佛，她从来未曾长大……

常福，本地人，矮小清瘦，约莫七十，是个小老头。据说，他年轻时生过一场大病，中年时不幸离异，一个人日子过得清苦。很多年前，他就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脚踏三轮车，在农贸市场和我居住的小区周边进进出出，收废品。

常福的脚踏三轮车常常停在小区东面的巷子里，电线杆下，紧贴着墙壁。他肩上驮着一杆大秤，秤杆挂在胸前，秤砣吊在背后，到处逛，见什么废品就收什么。闲时，他会把硬纸板铺在车斗里，蜷着身子，一手枕着头，打盹，样子很像一只煮熟的虾。

我们小区的人都认识他，不管大人小孩都叫他常福。要是连续几天没看见他，许多人就会互相打听，常福呢？常福也认得我们，但不知是他生来木讷还是生活变故，他很少与人交流，即便后来认识时间长了，见面也是“嘿嘿”一笑，顶多再加一句“上班啦！”“下班啦！”

黄昏，我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常能看见常福在整理废品。一些纸箱横七竖八地堆着，大大小小的矿泉水瓶饮料罐躺了一地。常福正躬着腰把纸箱拆开压扁，一个个整整齐齐地叠起来，用绳子扎紧，放进三轮车里。收获好的时候，车上的硬纸板叠得高高的，车子一动，一捆捆硬纸板摇摇晃晃，就像要掉下来的似的。



桃花流水鳜鱼肥

李庚唐 绘

父亲·饼干

王 静

那年腊月，你感冒了。在卫生院挂了两天盐水，还是气喘，我们陪你去市二院看急诊。傍晚，急诊室里人头攒动。验血、CT、心电图……一系列检查，你坐在输液室里挂盐水。我问你，要不要买点吃的？你摇摇头说不饿。小蔡从电脑包里摸出几块饼干，那是三个多月前，一朋友儿子结婚时送的。你微笑着说：“好，一人一包。”我撕开一包，递给你；又撕开一包给你……撕开第三包时，你非要我吃，我咬了半块，将剩余的塞进你嘴巴。你说：“多像当年我喂你吃小笼包子啊。”我明白，你说的是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开明街面食店吃包子的事情。

儿时的记忆已经模糊，我倒是记得你每次从上海出差回来，总会带两袋饼干，有时是万年青饼干，有时是苏打饼干。你说：“阿君送的。阿君说，一袋给阿姑，一袋给孩子们吃。”你说的阿君是我的姑妈，阿姑是我的外婆。你剪开纸袋，分给我们姐妹两小块饼干。常常是舌尖还留着饼干的余香，我们姐妹仨屁颠屁颠从筱簕弄出门，去陈家桥巷的外婆家送饼干。

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你经常去上海出差，我们就这么隔三岔五享受着从上海带来的美味。直到有次我去上海置办嫁妆，与你一起买苏打饼干，才知道儿时的饼干并非姑妈所送，而是你自己买的。明明自己买的，干吗要以姑妈的名义？我好生奇怪，你笑而不答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饼干无疑是奢侈品。更何况，你一直是那么节俭，节俭得近乎吝啬。搬新家不久，崭新的门铃突然“坏”了。打开铃盒，发现里面电池不见啦。原来你认为装门铃纯属浪费，“敲门就好啦”，于是悄悄取出了电池。还有你的手机，不是机主不在服务区，就是忙音无人接

听，究其原因手机经常没电。而你总以“忘了充电”来掩饰。曾经我是多么理解不了你的抠门，也没少责怪你。你总是乐呵呵的，很少打骂我们，唯一例外是碰翻了你的酒杯。在购买凭票的年代，一张酒票舀一斤老酒，你能喝上三天。有次，我不慎碰翻了你的酒杯，你赶紧低头吮吸桌上的老酒，还拿起筷子敲了一下我的头，骂道：“介毛手毛脚。”

记忆中，你还发过一次火，那是阿娘（即宁波话奶奶）扔掉了一罐盐水蚕豆。那时候罐头食品属于稀罕东西，当阿娘想吃那听盐水蚕豆时，发现铁罐已经凸起，于是扔掉了过期产品。你舍不得扔，为此还发了火。我曾以《吝啬犹如葛朗台》为题，写你买新茶喝陈茶的轶事，表达对你的不理解。后来，听姑妈说起两件事，颠覆了我对你的认识。

前一件事发生在1956年春节，上海的姑妈要结婚，阿娘因为没有盘缠，正为无法参加女儿的婚礼而发愁。按婚俗，你作为阿舅也要置办一套行头。当时因为阿爷生病早逝，家境窘迫，你只得卖掉心爱的自行车，作为全家上海之行的花销。你自己则向朋友借了一件呢绒大衣。另一件事是，你在姑妈家偷偷寄存了48元“小货铜钿”，说这笔钱给没有劳保的阿娘备用。多年之后姑妈透露了这件事，我感到于你的一片孝心。

在送给亲朋的礼物中，我最喜欢送饼干，也不管对方喜不喜欢。想必这一定受了你的影响吧。可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医院输液室的三块饼干竟是你我最后的共享。屈指算来，你离开我们已有三年多，可我觉得你仅仅是出差而已，哪天回来，又会给我们带来苏打饼干抑或万年青饼干。

夏天过后
是秋天
唯有季节一如既往
这个秋天我去山里

姐在山里
安静是她的全部
几个朋友轻声地商议
献一束山野的鲜花吧

走过许多的沟壑 山坡
这个秋天的山谷
只有蒙尘的绿叶
空气干燥得让人烦躁

只有木槿花还在开放

2016年9月，姐的年轻朋友好好，专程从江西来祭奠姐，与石头大姐、周伟平老师一起去了姐的长眠之地。这是姐走后两个月首次有挚友去看望她，此情此景令我唏嘘。

木槿花

(外一首)

蔡峥嵘

在僻静的角落
这朝开暮谢的花
无声地坚持她浅红的颜色

花很美 带着生命的气息
这是我们的全部

第三个清明

已是第三个清明了

这时间让我虚脱
姐，什么都别说
听一曲你常唱的《梅娘》
哀婉，柔情

现在，我在坟头
石砌的线条又尖又硬
清明的雨水里
一座浸湿的坟墓
你在墓中不再理我

我们从未如此狠心
一阵迟缓，犹豫
回去吧，坟坎在山上
回首，只有祭献的白菊花
在墓前闪光

墩，人行其上，如跳伦巴。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我曾壮着胆子走过一回，听着水声风声鸟声，看着蓝黄赤白彩锦变幻的倒影，不时有石斑鱼在细石间出没，小螺蛳悠闲地在石步墩上游移，一缕甜醇的滋味从脚心渗入肺腑，不由得心旷神怡。后来，

大堰览胜

山人

广渡两端有狮子山和白象山对峙，人称“狮象守门”。由此往西南步行八里许，溪边矗立一巨石，石上镌刻着一首古风长咏，把冰壶两岸的风光尽揽篇内，故曰诗岩。诗人仿佛是从头到尾飞越冰壶的，其中有“大小万竹望不见，上下牢岩过若飞”等名句。传说诗岩下有个深潭，潭内住有仙姑，她曾发愿说，要是有人能一口气读完长诗，就嫁给他。许多书生秀才无缘一睹仙姑芳容，倒有一位和尚一口气读完长诗，仙姑出水一看是光头，便骂了一声“贼秃！”沉回水底，从此不再露脸。有老人言之凿凿，诗岩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完好无

损，可惜，我60年代初就读县中，徒步往返过无数次，只见“冰壶”口被黄泥乱石填成大坝，诗岩始终无缘谋面，想必做水库时被化成大坝基石，与水库底下的仙姑长相厮守了吧。

过诗岩行八里，便是冰壶口了，口外有两条溪水交汇。由西南

向东北的是大堰溪，由西北向东南的叫南溪。南溪发源于新昌雪窦，与蒋氏故居所在地剡溪同出一源。它们的分界线在距离宁波西南五十公里的剡界岭。雪窦之水行到界岭，折成两支，一支与剡溪合流自西向东出北溪到江口汇入县江，另一支由西向南流经万竹南溪入县溪，故旧时称北边的剡溪出口为北溪口，南边的雪溪出口为南溪口。

如果把南溪比作初涉江湖的莽小子，那么，大堰溪便是个纯情清丽的山里姑娘。溪两岸，是姑娘精心缝制的嫁衣。三夏无风而凉，从此不再露脸。有老人言之凿凿，诗岩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完好无

轮车带他出去兜圈。三轮车车斗里坐着奶奶，奶奶抱着小孩，往往没骑出多远小孩子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常福再调转头，把祖孙俩送回家。

一开始我们家的废品是卖给常福的，后来就直接送了。常福这人很识相，看我婆婆不收钱，就经常往我们家门缝里塞东西，有时是一颗大白菜，有时是几斤土豆，也有可能是酱油米醋。有一回，居然是六瓶玻璃瓶装的啤酒，门一推，酒瓶咣咣当啷滚开去，我婆婆纳闷了好一会儿，后来才晓得是常福拿来的。常福最喜欢吃红烧肉，每次家里做，婆婆就盛一小碗给他。常福也不推辞，开开心心地收下，连声说，谢谢谢谢，今天有口福了。

认识常福二十来年了，这么多年，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常福往硬纸板上洒水，他买卖公道，为人实在又勤快，谁家要用三轮车运送个东西什么的，喊他一声，他总是热心相助。我们小区里大部分住户好像已经受不了常福这人似的，平时大家都等着把废品卖给他。

农贸市场几年前搬迁了，常福为了谋生，也跟着到那边收废品去了，我们这一带很难再见到他，但我们家已经习惯把旧书报废报纸攒起来，然后托人带口信给常福叫他拿走。最近我都没碰到他，听我婆婆说，常福换了一辆电动三轮车，开上孩子不肯睡午觉，常福就蹬着三